



天治六月初集

聖學卷二



政治典訓初集卷第二

聖學二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丁亥

上語大學士等曰。文章體制不一。而論事之文。貴於簡當。如章奏之類。更須確要。明朝故事。所悉知。奏疏多用排偶。蕪詞甚。或至數千言。冗長堆積。動盈几案。人主詎能盡覽。勢必中官。中官復委之門客。及其左右。此輩

文義訛舛必多。因而奸弊叢生。事權旁落。亦文字猥雜。以至此極也。

四月庚子

上御乾清宮。講官牛鈕孫在豐等進講。

上親講易繫辭亢龍有悔一節。

上問在豐曰。此節何以註不應講。在豐對曰。以乾卦文言有此一節。前已進講。此節重見。且亢龍意義宜避。是以不講。

上曰。天道虧盈。過高則亢。易中所言。無非是理。正宜以此為戒。何得避忌。且易之為書。廣大悉備。聖人之言。罔不精微。為法為戒。正以垂教萬世。豈容揀擇。此後繫辭。俱每節進講。

○是日

上內閣諸臣曰。比來實錄諸書纂輯將竣否。

明珠奏曰。

實錄

聖訓漸次脫稿惟

方畧明史事緒繁多未能告竣擬每書先繕錄

一二冊進呈

御覽

上曰朕機務殷繁聽斷之餘講求經史暇刻無
幾若諸書並進則卷帙紛沓未能從容研索
有裨身心宜以次進呈

○丁巳翰林院刊成日講易經解義進呈

御覽

上曰易經闡發天人理數道統攸關朕朝夕披
玩莫造精微講幄諸臣殫心剖析有裨典學
其即頒行用廣勵臣庶期臻一道同風之治
○戊午講官牛鈕孫在豐奏日講例於奏事
前入直遙聞部院明日無章疏入奏臣等
進講應暫輟且

皇上勤政典學隆寒盛暑未曾少間一日輟講

未妨學問。

上諭曰。明日部院偶無章奏。講論經義。正多餘暇。其仍進講。以後每日入直毋輟。

○乙丑

上御乾清宮。講官牛鈕孫在豐歸允肅進講。上諭曰。講章辭取達意。以確切明晰為尚。如本文敷衍太多。則篇末未免重複。大約詮次本文。原在了徹聖賢意旨。而篇末該括數語。又

貴闡明理道。務去陳言。朕閱張居正尚書四書直解篇末。俱精實之義。無泛設之詞。今後所撰詩經講章。亦須體要備舉。期於盡善。

○八月甲辰。戶部題覆偏沅巡撫丁思孔奏開鉛礦遲延各官。

上謂大學士等曰。十一月應復卦。十二月應臨卦。正月應泰卦。是為三陽。蓋冬至一陽生。陽氣始上升。積至四月而極盛。五月夏至則陰

生應姤卦。此天地陰陽之定理。今丁思孔奏稱開礦之事。時值夏至。陽氣上升。不可採取。果出何書耶。其擬旨詰責之。

○十一月乙丑

上南巡回鑾。駐蹕燕子磯。

上讀書至丙夜。侍講學士高士奇奏曰。

皇上南巡以來。讀書寫字。每至夜分。誠恐

聖躬過勞。宜少自節養。

上曰。朕自五齡。即知讀書。八齡踐祚。輒以學庸訓誥。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後快心。日所讀書。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及四子之書。既已通貫。乃讀尚書於典謨訓誥之中。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見之施行。及讀大易觀象玩占。於數聖人扶陽抑陰防微杜漸。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覆探索。必心與理會。不使纖毫扞格。實覺義理悅心。故樂此。

不疲。但資性不敏。獨于易旨。雖極研究。終未洞徹。至史漢以及諸子百家。內典道書。莫不涉獵。觸事猶能記憶。士竒奏曰。

聖心原極虛明。不為外物所蔽。又時勤學問。於古今治亂之理。了然燭照。故凡用人行政。

獨秉

乾綱盡合至道。唐虞三代之隆。將復見矣。上曰。朕於政事。無論大小。從未草率。每在宮中。

默坐。即以天下事經營籌畫於胸中。簡任督撫之時。又必詳加察訪。益一方大吏賢能。自能表率僚屬。今貪墨之風。未必盡除。然激勸澄清。正欲使之潛移默化也。

○辛卯講官常書孫在豐歸。允肅奏。易經進講已畢。將進講詩經。時值沍寒。謹請進止。上諭曰。天氣雖寒。宮中煖閣。可以進講。且機務少暇。每日研習經義。學問多所增益。不必暫

輟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戊辰考試部院滿洲漢軍官員。

召大學士明珠提督麻爾吉學士常書至

養心殿

命閱試卷

上問麻爾吉曰。曾覽性理大全否。其中意義亦能通曉耶。麻爾吉奏言。皇極經世等篇。不得

其解。

上曰。皇極經世乃邵堯夫以數合理之書。所推先天卦畫元會運世之數。言之甚悉。非淺學所能窺測。其全書卷帙尚多。程朱恐其流於數學。摘取大要用著斯篇。朕細加研索。頗識其義。至於精微之蘊。尚未究其全也。因

命取手批性理大全示之。一字一句。評閱精詳。上又問常書曰。曾誦何古文。常書奏言。曾畧觀

文選離騷

上曰。讀離騷當識大意所在。屈原以忠君愛國之心。寄託山川草木。微文見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遂為千古風騷之祖。三百篇而後。以此為宗。且讀離騷於文章之道。深有裨益。勿徒撝拾其字句之藻麗也。

御製性理大全序曰。朕惟古昔聖王。所以繼天立極。而君師萬民者。不徒在乎治法之明備。

而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執中之訓。肇自唐虞。帝王之學。莫不由之。言心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性則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蓋天性同然之理。人生固有之良。萬善所從出焉。本之以建皇極。則為天德王道之純。以牖下民。則為一道同風之治。欲修身而登上理。舍斯道何由哉。朕荷

太宗積累之休。續承

世祖章皇帝鴻業。夙夜祇懼。嘉與海內。期登隆

平。每思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
道。本於心。辨析心性之理。而羽翼六經。發揮
聖道者。莫詳於有宋諸儒。迨明永樂間。命儒
臣纂集性理大全一書。朕常加繙閱。見其窮
天地陰陽之蘊。明性命仁義之旨。揭主敬存
誠之要。微而律數之精意。顯而道統之源流。

以至君德聖學。政教紀綱。靡不大小兼該。而
表裏咸貫。洵道學之淵藪。致治之準繩也。歲
月既久。版籍殘缺。特命禮臣。重加補訂。以備
觀覽。爰製序於卷端。朕方精思格言。探討緒
論。以遐稽乎古帝王心法。道法之微。亦欲天
下臣民。究心茲編。思降衷之理。安物則之恒。
庶咸盡其性。以復臻乎唐虞三代熙皞之治
云爾。

御製讀性理大全論曰。昔者堯舜以一中相授。受禹湯文武周公繼之。孔子又繼之。祖述憲章大成以集。於是言道者莫不折衷於孔子。然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也。雖子貢不得而聞。况其下焉者乎。孔子之後。惟子輿氏首揚性善之旨。而仁義充塞。其道不行。漢之諸儒。抱其遺經。以誦法孔子。然僅窮六經之義。未聞性道之傳也。若夫荀卿之言性惡。而理偽揚。

雄之言性善惡混。修其善而為善人。修其惡而為惡人。皆與聖人之旨陽合而陰悖。雖韓愈之賢。謂性有上中下三品之異。亦似指氣質之性而言。蓋未得為至論焉。宋儒生千載之下。探索微言。紹明墜緒。性道之理。始昭然大著於天下。今讀其遺書。如周子之學。以誠為本。以無欺主靜為要。二程子之學。以主敬致知為先。朱子之學。以窮理致知主一居敬。

為務皆深有得於性天之旨。可以上承夫孔子之傳者也。其他諸儒造詣所至。或見之撰述。或形之論說。悉能發明先聖之傳。默契精微之蘊。其有功於斯道。非淺鮮矣。朕備覽前哲垂著之言。手句讀而丹黃之。雖研精極慮。而於天人性命之旨。詎能洞鑿本源與。

○甲戌講官常書等以恭遇萬壽節。請暫輟講。

上曰。進講有益學問。探索名理。義蘊無窮。朕自樂聽不倦。前偶以體中失調。輟講數日。心尚歉然。今欲講詩經速竣。不必暫止。

御製日講詩經解義序曰。昔者虞廷命后。變為典樂之官。以教胄子。首詔之曰。詩言志。則詩之為教。所從來遠矣。蓋人性情之發。不能無所寄托。而詩則兼備六藝。諷誦吟咏之間。足以觀感而興起者。莫善於此。故曰溫柔敦厚。

詩教也。自夫子刪定而後。三百篇之旨粲然。其採之里巷者。則為風。陳之朝廷者。則為雅。薦之郊廟者。則為頌。觀其美刺。而善惡之鑒。昭矣。觀其正變。而隆替之治判矣。觀其升歌。於廟。朱絃象管之所唱。歎而祖功宗德之具在矣。千載而下。猶得見江漢之遺風。幽岐之故俗。關雎麟趾之化。矇瞍七月之箴。天保鹿鳴。堂陛賡颺之盛。清廟閟宮。歌雍舞勺之章。

皆賴此三百篇之存。安可不沉酣優渥於其間哉。朕嘗思古人立訓之意。既有政教典禮。紀綱法度。以維持之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間。鼓舞於隱微之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知優游順適。而自得。則必賴乎詩。如天之生萬物也。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露以濡之。雷霆以肅之。而又必宣暢八風。以疏通而條達之。然後萬類咸遂其生養。而無促迫矯強之弊。故教

至於詩而微矣。治至於詩而極盛矣。朕志慕
隆古淳穆之理。崇獎詩教。爰命儒臣。輯成詩
經講義。日進於坐隅。朝夕觀覽。凡立說一準
於考亭。而旁蒐義蘊。無及註疏。博綜名物。亦
叅爾雅。又思夫子平日雅言之教。稱引誦說。
惟詩最多。如大學中庸孝經篇末。必引詩以
詠歎之。亦以見古人之斯須不離乎此也。朕
亦欲四海臣民。謹思貞度。以揚風抗雅之學。

偕進於溫厚和平之教。故序而頒之。此則朕
之所深望也夫。

御製日講春秋解義序曰。朕惟春秋者。帝王經
世之大法。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大義炳若日
星。而褒貶筆削。微顯婉章。非後世所能窺。至
其立法謹嚴。宅心一本。忠恕因善惡是非。而
施予奪焉。有正例。有變例。有事同而辭異。有
事異而辭同。一人之身。前後不相掩。一人之

事功過不妨殊。如化工之肖物。隨類付形。未嘗有所容心於其間。後之說經者。或穿鑿深文。或附會失實。固難悉當聖人之心。左氏親見聖人。公羊穀梁及門子夏。猶彼此牴牾。駢駁互見。何況去聖人日遠。紛紜探索。如唐漢以下。董仲舒。趙匡。啖助。諸家乎。惟宋康侯。胡氏。潛心二十年。事本左氏。義取公穀。萃諸家之長。勒成一家之書。雖持論過激。抉隱太嚴。

未必當日聖心皆然。要其本三綱。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於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較之漢唐以後。諸家優矣。朕萬幾之暇。研精六經。竊有慨於春秋經。聖人手定。其袞鉞本乎王章。刑賞原於忠厚。義例雖繁。而明白正大之旨。必不如後之說經者。委折碎細。若此。爰命儒臣。撰集進講。大約以胡氏為宗。而去其論之太甚者。無傳經文。則博採諸儒論注。以

補之。朕亦時有所折衷。期歸於一。編輯成書。朝夕省覽。亦欲俾學者有所遵守。其於經世大法。傳心要典。未必無少助云爾。

御製日講禮記解義序曰。朕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誠以禮者。範身之具。而興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類紛綸。莫可紀極。聖人起而整齊之法於天。則

於地。順於人。達於時。協於鬼神。斟酌損益。以定其品節。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惡勞之心。而予以從善去惡之道。蒸蒸然日履蹈於中正。而不敢越。蓋非有以強之也。率乎此理之所安而已。其綱有三百。其目有三千。大者在冠婚喪祭。朝聘射宴之規。小者在揖讓進退。飲食起居之節。循之則君臣上下賴以序。夫婦內外賴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婭。賴以順。

而成。反是則尊卑易位。等級無章。家未有能
齊。而國未有能治者。故曰。動容中禮。而天德
備矣。治定制禮。而王道成矣。嘗遐觀三代。禹
湯文武。惇叙彞典。以倡導天下。而其時之諸
侯。秉禮以守其國。大夫士。遵禮以保其家。下
至工賈。庶人。畏法循紀。以世其業。嗚呼。何風
之隆哉。朕企慕至治。深惟天下歸仁。原於復
禮。故法宮之中。日陳禮經。講習紬繹。蓋不敢

斯須去也。慨自嬴秦。焚燒典籍。禮乃滅亡。漢
興。崇尚儒學。禮經始顯。傳之者十三家。而戴
德戴聖。為尤著。聖所傳四十九篇。即所謂禮
記者是已。迨程子朱子出。表章學庸。遂開千
古道學之統。其餘四十七篇。雖雜出於漢儒。
亦皆傳述聖門格言。有切身心要旨。朕熟之
復之。靡間寒暑。積有講義。裒成全部。弁以叙
言。用以無忘斯勤。然豈徒效儒生佔噀云爾。

哉。務佩服其訓詞而實體諸躬脩。措之邦國。使百爾懷恭敬遜讓之誠。兆庶凜懔樽節防閑之則。德化翔洽。上媿隆古。庶乃愜朕敦崇禮教之意也夫。

○壬午大學士明珠等以策試貢士卷進呈。上閱定甲第後。問大學士王熙曰。曾讀性理乎。熙奏言。少年曾讀。未能精玩。

上曰。此書不可不讀。又

問學士孫在豐。熟讀性理否。在豐奏言。雖經涉

獵。未能曉暢。

上曰。朕亦有不能即解者。然必取大全及他書考究之。務得解而後已。因以

上所讀書示之。一句一讀。皆

御筆。手自丹黃。至於數過。諸臣無不仰欽

聖學之精深也。

御製書性理奧後語曰。聖人之道。始於明明德。

極於位。天地育萬物。造端於宥密。而彌綸於
兩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飛潛動植。咸若其
天者。非從外求也。盡性而已。中庸曰。惟天下
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
性。能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蓋
人物之性。即天命之同然。與天地參。乃性分
之能事。故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然則天地
萬物。豈在性外哉。性理一書。闡於周程邵張。

集成於朱子。孔孟之旨。昭然若揭。日月於中
天。其遞相發明者。百有餘家。而後斯道大著。
為書可謂博矣。是編節錄精義。由博而約。誠
能反覆研極。可以見性體之大。而識盡性參
贊為一理。古昔聖賢心傳之妙。由諸子之說
進求之。因流溯源。得其意而致力焉。脩齊治
平。亦無餘事矣。

○六月己酉

上御鞍匠屯行幄。

諭扈從諸臣曰。朕喜觀書史。徧閱聖賢經傳。而通鑑一書。關於治道。尤為切要。雖不時繙閱。恐有闕畧。故將資治通鑑綱目大全諸書。皆以硃筆手自點定。以通鑑綱目卷帙繁多。未攜至此。止攜綱目彙纂。用備披覽。朕雖時時檢閱。然不能盡識。爾等職司文翰。其各以所攜書籍進覽。於是內閣翰林院詹事府諸臣。

以通鑑文選諸書

呈進

上覽竟復

諭曰。凡文武各官。皆須讀書。於古今得失。加意研究。爾等各攜諸書。以備問答。甚善。朕所點定之書。爾等亦試觀之。或中有錯誤。其直言無隱。內閣學士。圖納。翰林學士。常書等。恭閱奏曰。

皇上萬幾之暇。經傳悉加博覽。又於通鑑諸書。御筆點定。自古帝王好學者。遠不能及。而諭旨猶謂不能盡識。仰見皇上聖不自聖。至意。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己酉。太常寺請於經筵前一日致祭。

文華殿

皇上或親詣行禮。或遣官恭代。

上曰。經筵大典。文華殿初次舉行。先聖先師道法相傳。昭垂統緒。炳若日星。朕遠承心學。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漸近自然。然後施之政教。庶不與聖賢相悖。其躬詣行禮。以彰景仰之意。閏四月辛未。都御史陳廷敬進鑑古輯覽一百本。先是。

上諭古昔忠臣孝子義士大儒。隱逸。凡經史所記載。卓然有關於世運者。詳察里居名字。謚。

號官爵及所著作纂成一書歷代奸邪亦附於後以備稽考尋又

賜名鑑古輯覽今書成恭進

上曰卿等所進鑑古輯覽具見盡心編纂博採考訂勸戒昭然有裨治化朕心深為嘉悅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辛亥勒德洪明珠徐元文庫勒納徐乾學等以明史纂成本紀三本列傳五本進呈復奏曰臣等稽考晉史皆唐太宗親加論斷

前明事惟

皇上洞悉恭請

御製論斷又我朝

列祖開基皇猷丕布而明末史官紀載或多失實

將欲汰其繁冗正其矯誣非窺

國史不可乞許臣等恭閱實錄以便叅稽至啟

禎兩朝紕政紛紜紀載挂漏其間是非久在

聖鑒中伏候

皇上睿裁

上曰萬曆以前尚易縷晰萬曆以後事緒紛紜
况朕萬幾之暇博覽載籍惟日不足何暇親
為論斷乎書留覽

○已未

上復諭曰史事所關甚重若不參看實錄虛實
何由悉知他作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
書實事豈可空言文飾乎如前明纂修元史

限期過迫以致要務多漏且議論偏詖殊乖
公正俟明史修成之日應將實錄並存今後
世有所考據從來論人甚易自處則難若不
審已之所行而徒輕議古人雖文詞可觀亦
何足道朕嘗博覽羣書於古之聖君哲后未
敢漫加評隲也王熙曰臣等謹將現修明史
同實錄參校倘有舛謬當擬簽進呈
上可其奏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

御製孝經衍義序曰。朕緬惟自昔聖王以孝治天下之義。而知其推之有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極。書言奉先思孝。詩言孝思維則。明乎為天之經。地之義。人性所同然。振古而不易。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教人。則樂而易從。以之化民成俗。則德施溥而不匱。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為天

下先。其事始於寢門視饗之節。而推之於配帝饗親。覲光揚烈。誠萬民而光四海。皆斯義也。孔子教孝之言。散見於冊籍。而統會於孝經。曾子以純孝親承斯訓。其辭約。其指遠。條貫終始。綜括羣論。言孝之義。於斯為備。自顏芝藏本出於漢初。考註箋釋。代有其人。如孔安國。鄭康成。皇侃。邢昺。輩無慮百餘家。大約皆訓詁章句。辨論古今文同異。而求其推擴。

義蘊。達之於萬事萬物。而皆莫出其範圍者。則尚未之備也。

世

祖章皇帝弘敷孝治。懋昭人紀。特命纂修孝經衍義。未及成書。朕纘承先志。詔儒臣蒐討編輯。倣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體例。徵引經史諸書。以旁通其說。竊以仲尼稱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曰教之所由生。而後詳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五孝。此則一經之大

旨。亦猶大學之言明德新民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是故衍至德之義。則仁義禮智信之說備矣。衍要道之義。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備矣。衍五孝而皆以愛敬為本。明貴賤之所同也。由天子之敬親推之。則郊丘宗廟典禮之義備矣。由天子之愛親推之。則仁民育物。撫綏愛養之義備矣。無非敬也。無非愛也。即無非孝也。通而至於諸侯之不驕。

不溢。卿大夫之法。服法言法。行士庶人之忠。順事上。謹身節用。何一非愛敬之義。推而極之。通於神明。貫乎天地。夫寧有涯際乎哉。書成。凡一百卷。鏤板頒行。並製叙言。冠於簡端。庶幾嘉與海內。共遵斯路。家脩子弟之職。人奉親長之訓。協氣旁流。休風四達。以成一代敦厚鴻龐之治。斯則朕繼述先烈。尊經崇本之志也夫。

○十一月丙子。王熙張玉書以楊錫震毛奇齡所獻韻書進。

呈奏曰。二人皆稱詩韻非沈約原本。錫震則詳於註釋。奇齡則詳於轉韻叶韻。但舊本通行已久。若更改一書。未必能行。

上曰。從來作詩多用舊韻。朕在宮中。曾經徧閱。即填詞亦必以韻為主。若舍舊韻。便無依傍。大約四聲乃自然元音。非由造作。特五方風。

氣不齊。故難畫一。南人所讀字音。北人以為不協。北人所讀字音。南人以為不諧。互有參差之見。又如江陽之分為兩韻。平聲之分為上平下平。此等向來沿襲。何以究其得失。楊錫震毛竒齡所進詩韻。可付熊賜履閱之。

○康熙三十年三月

詹事府奉

旨刊刻繙譯通鑑綱目進呈。

御製序文曰。朕惟自古帝王御世。大經大法。莫備於史。唐虞三代之史。尚書所載。典謨訓誥。皆是也。自仲尼因魯史作春秋。始編年繫月。紀載之中。褒貶寓焉。大要歸於扶植綱常。闡揚道法。後之言史者。必宗之。宋司馬光奉詔纂脩資治通鑑。論者以為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朱熹本之為綱目。綱倣春秋。目倣左氏。義例森嚴。首尾條貫。足以示勸懲而昭法。

戒煌煌乎典章之總會。而治道之權衡也。前
編則上溯義皇。徵引經傳。足備稽考。續編則
下逮宋遼金元。其中叙事。雖間得其實。然而
議論偏私。紀載乖舛。往往有之。視朱熹所撰
綱目。迥乎其不作矣。朕撫御寓內。夙夜兢業。
每思說命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朕於萬
幾之暇。潛心六經。大義微言。孜孜殫究。以講
求古帝王治天下之大道。於綱目一書。朝夕

起居之時。循環披覽。手未釋卷。以是考前代
君臣得失之故。世運升降之由。紀綱法度之
所以立。人心風俗之所由純。事有關乎典常。
言有裨乎治體者。靡不竟委窮源。詳加論斷。
如是者有年矣。爰於內廷。設立書局。命翻譯
呈覽。朕躬親裁定。為之䟽解。務期曉暢無遺。
歸於至當。而後止。立有程課。自元旦以至歲
除。未嘗有一日之間。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

帙自隨。迄今三年有餘。全集告竣。將鈔梓頒行。儒臣請序其端。朕念是編所記述。皆有關於治天下國家之務。非等於尋常紀載之書。法戒昭然。永為金鑑。凡我臣工。其各殫心觀摩。以體朕黽勉法古之意。且垂之奕世。使子孫臣僚。莫不奉為典型。酌乎治理。斯作君之道。出其中。而作師之道。亦出其中矣。是又朕惓惓此書之意也。夫。

○康熙三十六年七月甲午

殿試讀卷

賜諸臣坐。從容

問都御史張鵬翮以江浙文武大僚之賢否。并衆官士子中有學問優者否。鵬翮一一奏對。良久。

上曰。作文者無不論理。然徒能言而不能行。亦奚益哉。朕觀性理一書。大指只一誠字。人可

不以誠自勉乎。張玉書等奏曰：伏聞聖諭，使臣等愈明聖人以誠為本之義矣。

○康熙四十三年六月丁酉

上謂起居注官揆叙海寶曰：古人講道學者甚多，而尤好非議人。彼亦僅能言之耳，而言行相符者蓋寡。是以朕不尚空言，斷不肯非議古人。何以言之？蓋人各有短長，棄短取長，始能盡人之材。若必求全責備，稍有欠缺，即為

指摘，此非忠恕之道也。故孔子當時惟節取人之善，隱諱人之短。凡事求諸己，並不非諸人。凡此者，豈可少容私意於其間乎？揆叙奏曰：

皇上乃天也。天無私。

皇上亦無私。

上曰：人有見講道學之空言，輒為之太息，以為若等何不見用。果見用必有可觀。此亦徒見

其空言而云然也。若果見用。言行亦未必盡符。惟宋司馬光編輯資治通鑑。論斷古今。盡得其當。而後之論者。反未嘗置諸講道學之列。司馬光乃宋朝名相。言行相符。由此以觀。不在空言也。故君子先行後言。果如周程張朱。勉行道學之實者。自當見諸議論。若但以空言而講道學。斷乎不可觀。朱子洵稱大儒。非泛言道學者所可比擬也。

御製讀書貴毋自欺論曰。古之聖人。生而知之。猶必學。而取諸人者。不敢自信也。不敢信者。不敢自欺也。蓋人之知也。有涯。不能憑虛以悟。故必假於詩書六藝之文。誦讀以舉其詞。思索以晰其義。綜微研賾。以窮其指歸。而後可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然詩書六藝之文。至奧博矣。有所可知者。有所不可知者。使不加以深造之功。而槩以為有得。則

其不可知者。吾心先受其蔽。而可知者。亦危殆而有所不安。是自欺也。豈所謂格物窮理之學乎。朕自冲年讀書。於隻字未明。必往覆尋繹。積漸於諷詠之中。而未能實獲於義蘊之內。竊以為古人毋自欺之學。即此為可見。故不敢不致其力也。夫誠意之要。首嚴自欺。於以正心。於以脩身。於以治國平天下。豈獨讀書一事為然哉。

○八月庚午大學士馬齊等入奏事。

起居注官滿保海寶侍立。

上從容語曰。朕從來無代筆之人。凡批出諭旨。俱朕親書。至朕覽過之書。雖日月間隔。不甚遺忘。今雖年歲稍增。而記性更進。即目前陳列諸書內。朕欲稽某卷某字。但指令侍從取之。可以即得。未嘗一次錯誤。大約存心清虛。不但事不遺忘。即疾病亦寡。馬齊等奏曰。

皇上遜志時敏。即天之健行不息也。

○十一月己亥

上顧學士黑壽問曰。爾之所學何如。黑壽奏曰。
臣學極淺。

上曰。觀今人但識數字。意中即自以為足。竟不思勤學。且部院官員。每藉口於衙門有事。無暇讀書。果清晨在衙門辦事。日午散衙後。即開卷誦讀。有何不可。馬齊等奏曰。

皇上萬幾之暇。觀書染翰。略無少間。洵非臣下所及。

上曰。朕一日必寫五百字。有暇則更增寫。人果勤學。自然精妙。但患不學耳。

御製讀書貴有恒。論曰。為學之道。朕既要其本於毋自欺矣。雖然。尤患於始勤而終惰也。蓋人入道。非學之難。而有恒之為難。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夫虛以受人。勤以勵

已。則其所修。常若原泉始達。汨汨不已。而必
曰時者。則恒之說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於光明。夫君子博聞強記。敦行不怠。以故
知日廣而能日崇。若朝勤而夕懈。進銳而退
速。則學彌晦矣。何光明之有。是詩人之言。要
亦恒之說也。人之為學。非好之篤。嗜之深。其
勢必不能以持久。何則。詩書之氣。未克浸淫
於性情之內。則離而去之矣。求其學之有成。

豈可得哉。朕自八齡。雅好典籍。無論細旃。廣
廈。諷詠古訓。日與講臣共之。即至鑾車帳殿
之間。罔廢圖史。尋味討論。弗敢畏其高深。而
阻焉。弗敢驚於外物。而遷焉。蓋初終如一日
也。然聖賢理道。至為精微。朕孜孜矻矻。愧僅
得其糟粕耳。苟能由是而益加勉焉。庶於學
問之途。或尚有所獲。但恐志氣怠弛。乘於不
覺。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此言克終之不

易也。朕用是兢焉。以有恒為警云。御製慎幾微論曰。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天下之廣。事物之衆。其接於中而散見於外者。至紛綸而莫可紀極。然當其寂焉獨處。萬感不交。自人窺之。罔測端倪。而心之隱躍欲動者。已灼然其不能遏。此所謂幾也。幾動而理與欲遂分。是以古之聖賢。於一念之發。必審之於中。曰。此為理乎。為欲乎。理則

擴充之。欲則禁止之。不待其滋長。顯露而後為補救也。以故理日長而欲日消。昔大禹嘗以慎乃在位。告舜而復推其旨於安止。幾康舜之庸。作歌也。亦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夫不言事而言幾。何哉。蓋事顯而幾微也。微則幽而難辨。危而難持。苟非察之於早。而謹之必蕩軼而踰檢矣。朕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七行

心之安乎至者。謹誤

者必漓。心之安於至者。

易也。朕用是兢焉。以有恒為警云。御製慎幾微論曰。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天下之廣。事物之衆。其接於中而散見於外者。至紛綸而莫可紀極。然當其寂焉獨處。萬感不交。自人窺之。罔測端倪。而心之隱躍欲動者。已灼然其不能遏。此所謂幾也。幾動而理與欲遂分。是以古之聖賢。於一念之發。必審之於中。曰。此為理乎。為欲乎。理則

擴充之。欲則禁止之。不待其滋長。顯露而後為補救也。以故理日長而欲日消。昔大禹嘗以慎乃在位。告舜而復推其旨於安止。幾康舜之庸。作歌也。亦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夫不言事而言幾。何哉。蓋事顯而幾微也。微則幽而難辨。危而難持。苟非察之於早。而謹之於終。則天命之在人者。必漓。心之安於至者。必蕩。軼而踰檢矣。朕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惟恐隱微之地。有一端未善。故日講求於先儒性命之學。以務盡其誠意正心之功。而猶恐未得其要也。孜孜焉從事於博學之所。謂思。張載之所謂豫。朱熹之所謂敬。劬毖罔懈。庶幾慎獨之方。可企而全歟。由斯以觀。易與書之言幾。猶大學之言獨。中庸之言微。顯也。其道總不外於一慎而已矣。然朕勉焉而未能自信也。蓋人心道心。消長靡定。勢不中。

立。或縱於一時。而貽於久遠。或踈於一事。而誤及多端。則其失非淺鮮也。其何以無歉於聖賢性命之學乎哉。

○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壬申大學士等以俄羅斯來使所賚原文。及譯出之文呈覽。

上閱之。謂大學士等曰。此乃喇塔諾托多吳祖克俄羅斯三種文也。外國之文。亦有三十六。

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
詳考視之。其來原與中國同。但不分平聲上
聲去聲。而尚有入聲。其兩字合音甚明。中國
平上去入四韻甚精。兩字合音不甚緊要。是
以學者少。漸至棄之。問翰林官四聲無不知
者。問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
國皆有之。特不全耳。大學士等奏曰。
皇上一日萬幾。而閒暇之時。諸藝又無所不學。

如此。

○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丁未

上謂大學士等曰。翻譯之事大有關係。昔纂脩
實錄。視所譯朝鮮表文。滿漢文意皆不相符。
是以前大學士圖海杜立德惶急呈朕親覽。
朕兩年苦心。始得全美。作史之事。殊為重大。
一字不可輕為增減。明史一事。朕所以不敢
自任者。亦此故也。近日致仕大學士熊賜履。

以朱子書呈覽。其中數語稍有可疑。問之熊
賜履。以為非朱子之言。殆朱子門人所記。此
不過文字空言。猶可矢口而談。如讞獄之事。
一字模糊。將何以解。信乎垂後之事。不可忽
也。

○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己酉。

上謂起居注官揆叙等曰。醫書與儒書不同。儒
者之書。皆言五倫之理。作文者據以發揮其

中優劣。雖各由乎人。然斷不能出乎五倫之
外。若醫書有一方。又有數方。繼之果此一方
盡善。則彼數方者。又何用乎。以此揆之。彼所
著之書。即彼亦不能無疑也。至服補藥者。竟
屬無益。藥性宜於心者。不宜於脾。宜於肺者。
不宜於腎。朕嘗有旨諭人。勿服補藥。藥補不
如食補。好服補藥者。猶人之喜逢迎者也。天
下豈有喜逢迎者。而可為善乎。然則服補藥

者誠無益也先年滿洲內老人多不服藥而皆強壯且

太皇太后

皇太后皆不服藥朕亦從不服藥獨六味地黃丸係古方有痰者尚宜服之至使人推拿亦非所宜推拿則傷氣朕從不用此法一日進膳兩次每餐不過食七八分不令過飽或遇飲食未消則坐至二更務使食消之後始睡朕

之調攝如是揆叙奏曰

聖躬調攝精當非人所能及仰瞻

天顏較前倍加光彩

上又曰今年朕於二月二十八日抵揚州麥已秀矣至四月二十日回鑾則正在刈麥之時也至都城麥秀之後一月中即成熟而可刈矣江南梅花正月即放至五月始實朕攜至暢春苑種之見其三月放亦於五月實花放

在兩月之前而同至五月結實者此皆地方水土之故也人至南方徃徃食物不即消化職是故耳又試於塞外種稻其地高寒每遇寒而無獲稻以外種別項之穀無如塞外者江南不及都城都城又不及塞外朕以此等土性告之張玉書李光地等彼皆謂朕所見極是而中心傾服今爾等之意云何馬齊等奏曰

皇上研究萬理闡發至當臣等無不心服矣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丁亥

上謂大學士等曰汝等知山東碣石等山脉從何處來乎李光地奏曰大約從陝西河南來上曰不是從陝西河南來從關東長白山來即如山海關與山東登萊相對渡海不過二百里中間是海套凡山東諸山如泰山等來脉俱從長白山來來龍甚遠不知多少里數李

光地奏曰

皇上留心史書是以知之甚詳今日始知山東諸山之來龍由於長白山也

上又曰濟水伏流三處其實不止濟水凡水發源起處多是伏流常問蒙古人他說得甚詳他又有書凡黑水弱水多記得明白黃河九曲其實不止九曲其大曲有九其小曲不知幾千黃河從崑崙來未到積石也是三處伏

流即如江水書云岷山導江似乎江源在岷山其實不在岷也從崑崙那邊來也是三處伏流到岷山便不伏流他那裡人說倒甚明白讀書人未必能知也

康熙四十九年四月丙午

上取纂輯朱子文集一本授大學士李光地曰爾所呈覽此書已得一半否李光地奏曰得大半矣

上曰朱子論音律處有云古樂已亡雖鄭衛之
聲亦不可得唐宋以來所用者大約皆外國
音樂聲音之道至精至微朱子必有所見但
未指出耳李光地奏曰天文地理聲音象數
朱子亦但就其理言之未必確見其實
皇上神明天授真知灼見還求裁定

上曰朕萬幾之暇嘗閱此種書籍雖有所見亦
何敢輕改古人之書此真好書爾所得大半

可繕寫進呈又

謂諸臣曰昔李光地薦一數學人梅文鼎朕召
入展所進書以定方位問之茫然不知朕為
之指出原由彼奏云窮究至七十歲尚未之
曉

皇上昭然立剖開臣等茅塞矣故讀書貴尋其
本原也

康熙五十年二月辛巳

上舉行經筵大典

御文華殿昇座

謂諸臣曰從來經筵之設皆帝王留心學問勤求治理之意但當期有實益不可止飾虛文朕觀前代講筵人主惟端拱而聽默無一言如此則雖人主不諳文義臣下亦無由而知之若明萬曆天啟之朝何嘗不舉行經筵特徒存其名耳何裨實用朕御極五十年聽政

之暇時勤披覽凡四書五經通鑑性理等書俱經研究每儒臣逐日進講朕輒先為講解一徧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協之處亦即與諸臣反覆討論期於義理貫通而後已經筵自是大典舉行有時然皆不可以具文視也遂將四書忠恕違道不遠一節易經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一節上親自講解指示精詳玉音清朗諸臣無不悅

服隨命吏部侍郎傅伸禮部尚書王揆講四
書禮部侍郎二格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元龍
講易經畢

回宮

御製經筵講章序曰朕嘗讀尚書說命之篇其
勸高宗以好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又曰
學於古訓乃有獲夫人君為學必稽古考憲
人臣勸學於其君必援古昔稱先王凡以百

家紛紜所衷於聖衆言淆亂是正於經其所
孜孜汲汲者將精其義以致用於天下也豈
佔嚙口耳之為勤徒資聽說而娛觀聽乎今
夫師儒訓詁授受之學托諸空言以明其道
而猶必守其一先生之說而况人主為學將
精其義以致用於天下者哉朕自冲齡性絕
嬉玩顧獨喜書自經史之餘苟其不謬於聖
人之道自成一家之言未嘗不博求而縱覽

焉至於經筵進講則專主於四子五經蓋書契既興載籍浩繁雖開卷有益而有裨治道必以四子五經為歸極矣上自天人性命下及民情物理以至二帝三王以來所經營措施於政教者其道甚明而其事易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朕自臨御迄今日講靡輟經書解義節次彙刊其遇春秋二仲則涓日經筵未嘗有間閱時既久篇帙漸多因命儒

臣彙為一書刊之剞劂昔大禹好善昌言則拜武王訪道丹書是陳至如昔聖前賢之所講誡廣夏旃之所敷論其可忽諸且令頌之四方俾臣僚士庶誦其辭而服習其義咸知遵道遵法助登上理豈僅謂小補者與



